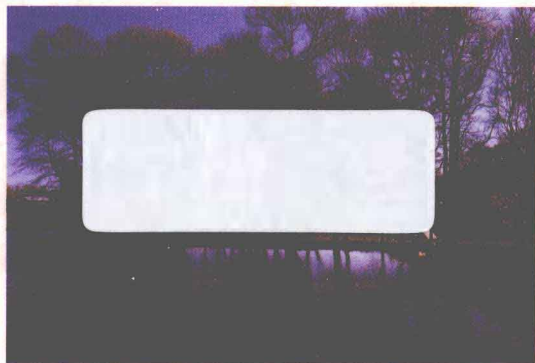


# 高研院的四季

梁治平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高研院的四季

梁治平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高研院的四季 / 梁治平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458-0685-4

I. ①高… II. ①梁…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5679 号

## 高研院的四季

梁治平 / 著

责任编辑 / 李佳怿 特约编辑 / 陆 灏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a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图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 / 32 印张 5.625 字数 70,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685-4 / I. 220

定价: 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作者像（莽萍绘）

## 目录

学者乐园 .....	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追记之一	
学人社会 .....	19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追记之二	
高研院的四季 .....	42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追记之三	
追念格尔兹教授 .....	62
意国六日记 .....	78
普雷亚斯，一个夏日里的记忆 .....	94
法庭观摩记 .....	109
书与人的聚散因缘 .....	141

## 学者乐园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追记之一

出普林斯顿大学朝向拿骚街 (Nassau St.) 的大门，在街的尽头拐上糜瑟道 (Mercer St.)，步行约十五分钟，在红绿灯处向左一转，就上了那条破破烂烂的老街 (Olden Lane)。老街路面斑驳，年久失修，不过，静卧在古木与老宅中间的这条旧道与周围幽深雅静的氛围到底还是协调的。也许，此地的主人有意保持这样的状态，以挽留几许旧日情趣，或者，他们是怕游客如织，破坏了这里的清幽。

走过几个街口，眼前豁然开朗，右面一大片圆形草场，绿茵中间，两列白皮梧桐开辟一条“大道”，“大道”尽头是由一座带钟楼的乔治亚式建筑率领的小建筑群。远

远望去，钟楼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红砖砌成的楼宇庄重而典雅。转向左面，一幢幢的二层公寓，一色仿包豪斯式建筑，散落于树木和草地中间。最让人称奇的是那些纵横左右的便道小径，不起眼的小路，居然顶着响当当的名号：Maxwell, von. Neumann, ……自然，最响亮的还是福德楼 (Fuld Hall) 前那条环绕圆形草场的路名——爱因斯坦路 (Einstein Drive)。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了。

高等研究院声名远播，据说它在欧洲的名气比在普林斯顿更大。不过，知道高研院大名的人大多对它也不甚了了。人们提到高研院时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把它径直接在“普林斯顿大学”后面，结果，生来便睥睨傲世的高研院竟屈尊成了普大的一个部门。这也难怪，高研院太小，且地处一隅，夹在一大片高尔夫球场和更大一片森林之间，若不是在林中迷路，一般人或许还发现不了这片学者的清修之地。更重要的是，高研院的设计者和创建者从一开始就想把这里建成一个最最崇高的学术殿堂，纯而又纯的象牙之塔。如此遗世而独立，世间的令名美誉又何足道哉。

高研院建于一九三〇年，是两位实业家兼慈善家的

慷慨、远见同一位大教育家的大胆奇思相结合的产物。一九二九年，新泽西富商 Bamberger 兄妹卖掉生意，有意捐一笔巨款在当地建一所医学院，这时他们遇到了 Abraham Flexner。这位 Flexner 当真是一个教育界的异人。他是美国著名的大学教育改革家，对医学院的改革贡献尤大。不过，当他在“耳顺”之年得此天赐良机，能够将毕生探索得来之理念付诸实施，办一所理想的大学时，他心中想到的却不是什么医学院，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而是一所独一无二的顶尖级学府，一个目标单纯、旨在推进尖端知识的“学人社会”（Society of Scholars）。他写道：“它必须是个自由自在的学人社会。要求自由自在，乃是一位赋予成熟的人知识的任务，将应该放任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达成。也必须具备单纯的环境，尤其重要的是宁静——不必受俗世的干扰，也毋须负责教养那些不成熟的学生族群。” Flexner 写这段话时想到的乃是法兰西学院和牛津的万灵学院。那是在一九二九年，当时他决计想不到，一年以后会有可能梦想成真。

Bamberger 兄妹首批捐献的款项约有三千万美元之巨，如此坚实的经济基础，足以令世间最大胆的奇想付诸





高研院·从林地望福德楼（背面）

实现。但这些都还是第一步。接下来须要选址建院，更要网罗贤能，礼聘大师。最后，经过一番准备筹划，院址定在美丽幽静的新州小镇普林斯顿，与著名学府普林斯顿大学为邻。不过，直到一九三〇年代末院所建成、全体教职员迁入现址之前，高研院主要借住普大数学系所在的范氏馆。显然，这也是人们常常错把高研院念成“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一个原因。

高研院聘请的第一位教授是爱因斯坦。请到这位物理学教宗无疑是高研院历史上最成功的举措之一。直到七十年后的今天，公众仍习惯于把高研院同爱因斯坦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径以“爱因斯坦研究院”相称。爱因斯坦成为高等研究院的象征，但这不只是因为他享有崇高声望，也是因为，他所探求的知识，以及他探求知识的方式，无不表明高研院建院的宗旨。

一九三三年爱氏初入高研院时，他的三位同事分别是拓扑学之父亚历山大 (James Alexander)，现代计算机之父冯诺曼 (von. Neumann) 和数学家维布伦 (Oswald Veblen)。同年进高研院的还有一批来此深造的“工作者”，他们多数获得博士头衔不久，在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且

发表过有潜力的学术论文。其中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哥德尔。这些人，教授和工作者，物理学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都研究高深而抽象的学问。他们探问宇宙的奥秘，大至星体，小至粒子，无不在其观照之下。不过，与普通科学家不同，他们没有实验室，也不借助天文望远镜、显微镜或者高能加速器，他们的工具是方程式，是他们的笔和脑。相应的，他们最关心的并非知识的应用，而是知识本身。就像数学家 Marston Morse 说的那样：“虽然我研究的是天体力学，但是我对登陆月球可没什么兴趣”。尽管偶有例外，这种醉心于抽象理论和纯粹知识的好尚确实表明了高研院立院之本。

要保持这样一种知识情趣，维持高研院建院宗旨于不坠，须要满足若干条件。首先是经济条件。

高研院虽无试验设备之需，但是建院之前的征地建屋、大兴土木，建院之后的招贤纳士、管理运作，在在都需要坚实的财政支持。而且，欲使院内研究人员心无旁骛、一心问学，丰厚的薪俸必不可少。至于那些大师巨匠，不用说更要重金礼聘，终生奉养。幸运的是，高研院自成立始，从不曾为金钱所苦，有时，问题竟是因为付酬太丰而起。

当年，爱因斯坦要求年薪三千美元，Flexner 认为太少，最后以一万美元(案:约合一九九四年的八~九万元)定案。爱氏最早在高研院的同事维布伦的年薪更高达一万五千美元，外加退休金八千元。据说仅是这笔退休金就相当于甚至超过当时普大一些极杰出教授的全职薪水。如此优厚的薪俸为高研院带来了“高薪研究院”的雅号，自然，也曾引起院内院外的不平之声(关于高研院教授的薪俸，社会科学部教授 Geertz 的评语是：“对凡人很多，对半神半人却太少”)。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高研院终身教授年薪约为九万美元，现在应该水涨船高，在十万以上了。当时全院年度预算大约一千万美元，占高研院资产的十分之一不到。而据高研院去年的报告，截至二〇〇〇年年底，院净资产为三亿六千五百七十多万美元，当年各部门支出总计则是二千八百多万美元。

其次，研究人员应无行政与教学之累，专心学术，这正是当初创立“学人社会”的构想。高研院成立之初，曾将颁授博士学位事项载明其组织章程，但又旋即改变初衷，宣布只有已获博士学位或具相等程度者方可申请进入高研院。这项安排并非没有争议，但已成为定制，延续至今。

当年 Flexner 在解释这一改变时说：“我不打算颁授博士学位，因为我不想把教职员卷入论文审核、考试以及杂七杂八的相关行政工作上。世上多的是提供学位的地方，我们志不在此，而是有更崇高的理想。”撇开其他方面不论，这一制度确实为高研院教授们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令他们可以专心于自己的研究和履行他们在高研院的另一些重要职责，比如指导后进，组织学术活动，确定新的研究方向等等。

高研院终身教授人数不多，加上已经退休的荣誉教授也不过三十来人。整日在办公楼进出的，除行政人员之外，便是每年更新的研究员和访问者。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通常保持在一百八十人左右。说起来，最轻松自在的还是这些暂住的访客。他（她）们享有高研院提供的金钱、住所和一应便利，唯一的“义务”，只是被要求在访问期间驻院。驻院有利于学者之间的切磋与合作，增强“学人社会”的群体认同。更重要的是，高研院刻意营造这种物质环境和知识氛围，正是为了给来访的学者们提供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彻底摆脱俗务，一心问学。生活在这样一个学者乐园当中，与大师和同侪们朝夕相处，

智慧生长、学术精进，岂非指日可待？

然而，要建设一个学者乐园，还有一项条件不可缺少，那就是学者们生活和工作的物质环境。高研院最初的章程曾经载明院址应选在新泽西州纽沃克市内或市郊，幸而这一条最后并未付诸实行，否则，高研院绝不会有今日的魅力。美国的一些名校，如纽约的哥大、费城的宾大、纽黑文的耶鲁，皆因为所在城市衰落、环境恶化而面临种种问题。普林斯顿是小地方，风景秀丽，环境清幽，绝无大都市的嘈杂拥挤，但也并非偏远闭塞之所。从普林斯顿到纽约或者费城，只需一个小时，再远一点到北面的波士顿或南面的华盛顿，也只需半天时间。因此，普林斯顿的居民无需忍受现代都市病，却可以享受大都市的种种好处。自然，与普林斯顿大学为邻也很重要。两三所学术机构连在一起也能自成气候。

大环境好，小环境也要适宜。尤其是以学者乐园相标榜的地方，一定要让它的居民生活无忧、乐不思“俗”才好。自然，不思“俗”的意思不是要人做苦行僧，而是让人完全不为俗务所累。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要解决的便是“住”。

高研院终身教授人数不多，而且长居此地，住房自然不是大问题。相比之下，每年来访者人数众多，其中多数还携有家小，这些人的住所真正是个问题。美国许多大学，尤其是在东西海岸的名校，通常无力也无意为访问学人提供住房，而这些地方从来人满为患，房价高扬，找一个合适的住所，即使是对本国学者来说，也总是一件让人头疼不已的事情。花几周时间安顿下来是常事，前后折腾几个月的也不乏其例。在这方面，高研院同样与众不同。它有自己的能容纳约二百户的公寓区，足以满足每年到访者住房之需。这些公寓设计美观，实用大方，内部设施一应俱全，不但配有全套家具和餐具，就连电话也已经装好。新人到来，即使是孑然一身，也不致有生活匮乏之虞。院内还设有幼稚园，有接送学童的校车和来往于普大和镇上的班车。每年新学期之前，有关部门会把载有详细说明的相关材料寄给来访者，让他们事先了解与在高研院生活和工作有关的详情，并帮助他们选定住所。这样，早在搬入高研院之先，这些人就已预先知道了自己新居的地址、电话号和电子信箱地址。我在美国游学数年，这种经验是绝无仅有的。

安顿下来马上要考虑的问题是“食”。

高研院有自己的食堂,不过,这可不是我们在听到“食堂”两个字时通常想到的那种场所。长方形的宽大厅堂,足有两层楼高,一面连着有喷水池和白桦树的庭院,另外两面装饰有大幅的抽象派油画,还摆放着对本院具有纪念意义的铜塑胸像。这里是饭厅,也是高研院同仁们日常交际之所。此外,高研院还在这里迎来送往,宴宾客,开舞会。食堂每周五天供应早餐和午餐,外加两顿晚餐。普林斯顿是国际性的社区,小镇上有各种不同风味的饭馆和食物。不过,美食家绝不会错过高研院食堂。这里食物的丰富与精美,用美酒佳肴四个字来形容也不过分。请来访的朋友在那里用餐,肯定不会让人感到失望。

安居然后乐业。接下来便要坐办公室、钻图书馆了。凡是高研院的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办公室。教授们有自己的秘书,办公室宽大明亮。研究员的办公室自然小很多,但是电脑、电话、书橱、书桌等基本设施却也一应俱全。在我访问的社会科学部,打印机、复印机和传真机是“公共财产”,此外,另有一间公用办公室,一位秘书为大家服务。想来其他几个部的情况也大体不差。



高研院有两座图书馆，一座设在福德大楼正中，古色古香，专供自然科学研究之用。另一座建在历史和社会科学所在的“西楼”和一片池塘之间，造型现代，专门收藏人文和社会科学文献。这些图书馆规模不大，藏书有限，但是自有特点，独具魅力。人文社科图书馆是我在高研院时常去的地方。两层楼的图书馆，设计现代，布局雅致，极舒适而亲切。二楼采光最好，书架之间摆放着宽大的书桌，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走在上面悄无声息。与那些迷宫一般的大学图书馆相比，它更像是一座私人图书馆，属于高研院的每一个成员。没有出纳员，也没有看门人。“一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使用者可以自由出入，随意取阅（书刊），且数量不限，甚至时间也没有限制。如果不是碰巧收到图书馆应其他读者要求而发出的还书催单，很难意识到还有别人同你一道分享这座图书馆。这种经验使我了解到什么是真正自由的“学人社会”。

高研院诸同仁享有如此优异的服务，自然会戮力本业。这时应当有适当的精神调剂，益增其乐。高研院的娱乐活动多种多样，从舞会、聚餐、读书会到电影展播、音乐会和观光游览，应有尽有。而比这些更加重要的是，高研院